

我们学地质学的人是最有游历机会的，背了一个布袋，拿了一把锤子，根究地下的宝藏，追寻玄古的历史，这本是我们的本分……我们很可以根据我们科学的观察，对于寻常事物试求进一步的了解，并且把这种观察与了解，明晰地、具体地写出来，唤起专门学者以外的一般社会的注意……

杨钟健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西北的剖面



THE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西北的剖面

杨钟健 著

朱秀珍 甄 瞰 点校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北的剖面/杨钟健著;朱秀珍、甄瞰点校.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西北行记丛萃/胡大浚主编)

ISBN 7-226-02783-6

I. 西... II. ①杨... ②朱... III. 日记—作品集—
中国—民国 IV. I26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8830 号

责任编辑:马 强

封面设计:徐晋林

西北行记丛萃

西北的剖面

杨钟健 著

朱秀珍 甄 瞰 点校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00 兰州市滨河东路 296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 插页 2 字数 154 千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226-02783-6 定价: 14.80 元

西北行记，指中国历史上各个时代的人物自内地到西北地区出使、考察、旅游或任职西北时所留下的纪行文字。其记载涉及不同时期西北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民风习俗、道路交通、山川景色、气候物产等等内容，多侧面地反映了西北地区的社会风貌，是深入了解西北社会、历史、文化的极为珍贵的史料。由于它是私家之作，所记皆个人足履目击所得，更具真实性；由于它亦史亦文的性质，融史学的内核于作者之文心，记事考证与写景抒怀并举，即兴秉笔，形式自由，文字往往生动活泼，更具可读性。它实在是古人于史学、文学间的一大创造，很有活力的一种文体形式！

现存的西行记，最早当推东晋僧人法显的《佛国记》及北魏宋云的《行记》，然其中对我国西北地区的记载极为简略。唐代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记述我国西北地区的也只占一小部分。唐、宋之际西行者的著述，大多已残缺不全。元、明以降，这类作品逐渐增多。尤其到清朝和民国时期，西行记实之作出现了一个繁荣时期，见于载籍的不下数十百种，其记载愈加详尽，内容愈加广泛。对历代西北行记的整理研究，前人虽已做了不少工作，但多集中在元、明以前之作，多限于历史地理学的范畴；清以下的大量作品，特别是民国时期的作品，对其研究和整理出版的力度还很不够。在今天开发西北、实现东西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背景下，对作为西北历史文化研究组成部分的历代西行记的整理研究，必定能为当代西北开发建设提供良好的历史参照。不仅如此，对这些往昔西北社会面貌的实录之作，打破专业研究者的狭小圈子，有选择地推介、普及于



R1212/15

更广大的读者群中,使人们了解自己生身之地的今昔盛衰,黄土地上蹒跚前行的历史足迹,人们歌于斯哭于斯的逸闻典故……增长知识,陶冶性灵,继承前人开发振兴西北的遗愿和考察研究成果,其精神文化价值尤其难以限量了。

《西北行记丛萃》便是基于以上考虑,从众多西行记中进行选辑、汇录而成的。丛书第一辑选录19世纪以来西行记中的著名之作共25种,辑为10册。其内容涉及200年来西北地区(甘、宁、青、新、陕)道路交通、城乡风光、民情习俗、气候物产,以至政治变迁、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等情况与面貌。目的在于为关注西北开发的读者,提供一个从不同的、微观的角度了解近代西北的窗口,庶可为新时期西北的开发建设提供某些思考问题的历史借鉴。

本套丛书,以记叙详实、通俗生动、有较高资料价值为选录的着眼点,兼顾内容的多样性。范围涉及甘肃、新疆、宁夏、青海和陕西。为保持原著的完整性,进出西北以前、以后的文字,概予保留。由于所选各书版本情况不一,我们一般以初版本为底本,以后出版本或标点本进行复校;对原本本中文字、标点方面的明显讹误径予改正;无标点者加标点,未分段者予以分段;凡征引前代典籍、诗文之处,均予查对校核。

全书不出校勘记,文中人名、地名、书名等专名及引文等误属者,随文加方括号予以校订;西北地区的重要地名与今名异者,加方括号注今名于后;重要名物及少数难解字词,酌加方括号作简注。原繁体竖排本一律改为简体横排,作者原注以圆括号标示,以为区别。本着尊重历史、尽量保持作品原貌的原则,对原作中不合现代汉语表达规范和习惯但确属当时通行用法的字词,一般不予更动。我们的愿望是为广大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一个良好可信的点校本,但限于多种原因,疏漏错误之处肯定在所难免,恳请专家、读者指正。

愿本书能成为一个向导,助您走近西北、了解西北,激发您对

这片辽阔、神奇而尚待开发的大地的热情与兴趣。

编者

2001年5月

※

※

※

“西北行记丛萃”第一辑10册出版一年多来,得到各方面读者和专家的热情关注和鼓励,也听到不少中肯的意见和诚挚的建议,于是我们决定编选出版“西北行记丛萃”第二辑。本辑的定位、选录标准、点校要求,虽一仍第一辑,而放眼大西北国土的全貌、透视西北社会民生多侧面情状,则是我们更加追求的目标,故加重了描述新疆、青海等广大地区著作的入选分量,更加注重内容的丰富性、多样性。如《西北历程》侧重工业、资源,《甘青藏边区考察记》侧重民族、宗教,《西北漫游记》侧重文化、教育,《蒙新甘宁考察记》侧重蒙古和新疆的民族风情和社会经济,等等。

本辑作品的写作年代集中于民国初至抗日战争时期,作者多为民国时期各级政府官员和科技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其著作在当时和后来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些作品真实而生动地展示了20世纪上半叶,特别是20~40年代中国西北及其周边地区社会、经济、民族、宗教、历史、自然等方方面面的情况,不同程度地提出了“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的建议和构想,无疑增加了这套书史鉴的“亮度”,使其更加贴近于我们今天西部大开发的时代主题。第二辑仍分为10册,包含12种著作,总体上保持与第一辑相当的规模。在编选、注释以及版式和封面设计等方面,尽可能做了完善和改进。为了使读者直观地了解作者考察游历的线路,每部作品增加了行程路线示意图(由甄瞰同志清绘)。由于时间仓促,书中肯定还存在一些不足甚至失误,欢迎各界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2003.7.1

点校前言

《西北的剖面》一书，是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杨钟健先生于1929—1930年所参加的四次地质考察的考察游记。

杨钟健(1897—1979)，字克强，陕西华县人，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生。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理科地质学系；同年加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19年组织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负责主编《秦劫痛话》。1921年创办《共进》半月刊。翌年组建共进社。1920年加入少年中国学会，连任学会两届执行主任兼评议员；同年，参加北大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春，加入中国国民党。1923年获北大理学学士学位，旋赴德国留学，入慕尼黑大学，习古脊椎动物学；192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28年归国，主持实业部中央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周口店发掘事务。翌年任新生代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重庆大学、西北大学等校教授。1936年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次年再次当选为理事长。1938年去昆明组建并主持中央地质调查所昆明办事处。1944年赴美国、英国、法国、瑞士等国考察。1948年4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任西北大学校长。1949年底，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局长兼新生代研究室主任，同时筹办《科学通报》、《中国科学》、《科学记录》等刊物。1953年辞编译局局长职，专任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地质部委员。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为莫斯科自然博物学会国外会员。1959年任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1962年任美国古脊椎动物学会名誉会员，并任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长和党组书记、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历届全国人大代表等职。著有《记骨室文集》、《古脊椎动物的演化》、《演化的证实与过程》及《中国第三迭纪水生爬行动物》等。

《西北的剖面》全书共分四个部分：《在黄土沟中——山陕旅话》、《满游追录》、《戈壁初恋记》和《参加中法科学考察团漫记》，分别记述了作者在华北、东北和西北所参加的四次地质考察的全过程。

《在黄土沟中——山陕旅话》主要写1929年夏天，作者受当时的实业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委派，前往山西、陕西考察地质、采集化石的过程。

1930年4月至5月，作者对东三省的部分地区作了地质考察，《满游追录》就是对这次考察的回忆录。

1930年5月至7月，作者又参加了名义上是中美合作，而实质上是以美国纽约天然博物院为主的化石挖掘工作。《戈壁初恋记》即为这次挖掘过程的详细记录。

1931年，法国人组织了中亚考察团，欲对中国华北、西北地区进行考察。为方便在中国境内的考察，便表面上与中方合作，组建中法科学考察团。杨钟健先生参加了这个团，并在考察的过程中，利用闲暇时间，将所见所闻、所感所想记录下来，便成《参加中法科学考察团漫记》。

全书的四个部分，在内容上虽然以地质考察为主线，侧重于地质地貌的描写，但也反映了当时中国北方的政治、经济、民俗等概况和作者的思考。综合观之，全书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介绍了作者所到之处的地质概况。杨钟健先生是地质学家，所参加的又都是地质考察，因此，每到一处，他总是以地质学家的眼光来观察，对该地的地质特征、化石年代、地层结构等多有介绍。读过此书，不但可获得一些地质学、古生物学的知识，还可以对中国北方部分地区的地质特征有所了解。

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面貌。作者笔下的30年代的中国，到处是灰暗阴沉的情景。官场的腐败、军阀混战、人民的贫穷、帝国主义的压榨掠夺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当时

中国社会的全景。在书中，我们读到，当时的中国交通、通讯均非常落后。作者在考察途中，不但常常苦于道路破败难行，且苦于问路之难，旅店的肮脏恶臭、蚊虫的猖狂、店主的贪婪，无一不令他身心痛苦。而人民的愚昧，更令他痛心疾首。当时化石产地的百姓挖出化石，但不知是何物，以为是神奇的“龙骨”，便打碎以后，卖给药材商配药。他痛惜地写道：“学术材料，如此摧残使用，真是可惜！”

作者对官场的腐败无聊，充满厌恶之情。书中在记录考察过程的同时，对那些办事无能、应酬有力的“中央代表”们，予以了辛辣的讽刺。

三、揭露了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掠夺和欺侮的罪行。1930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准备侵占东三省的时候。作者以亲身经历，控诉了日本强盗的野蛮。书中作者愤怒地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在昌图时），有几个日本人（穿的制服）竟向我们盘查，问为什么在此逗留，可谓无礼已极！”

1928年，美国纽约天然博物院在内蒙古采挖了83箱古生物化石，全部运回美国。1930年，该院又在内蒙古采挖古生物化石两汽车，再次运回美国。杨钟健先生参加了1930年的这次名义上号称中美合作的采挖活动，亲眼目睹了美国人乘我国弱民穷之际，大肆掠夺我国古生物化石的罪行，并在书中作了详细记录。他以目击证人的身份，揭露了美国人的海盗行为，用自己的笔，把美国海盗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在中法科学考察团中，中国人也处处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作者对此，也多有揭露。

四、表现了作者忧国忧民的爱国热忱。书中处处可以感受到他那爱国自尊的赤子之心。作者当时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华民族内忧外患之际。北方外蒙古已被苏联控制，东北三省正被日人觊觎，而国内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又日益尖锐，内战不休。耳闻目睹的一切，均使他忧心如焚。

他在书中记录了当时中国边境的危急形势后，又依据自己的考察，提出了“发展交通，加强边防”的建议，并指出“如交通能一便利，别的问题也就有了办法了。”

《西北的剖面》一书所记，皆为作者亲身经历之事。这些原汁原味的第一手资料，对研究西北的历史、地质、古生物而言，是不可多得的史料；对我们今天的读者而言，亦是弥足珍贵的。

此次点校所据版本，为1932年10月20日（民国21年10月20日）北平西四兵司地质图书馆出版的《西北的剖面》，封面由于右任题写书名，扉页上印有“纪念先考松轩府君”字样。

点校过程中，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1. **改错。**对原书中的错字、别字均作了更正，如“帐篷”改作“帐篷”，“寒暄”改作“寒喧”，“转湾”改作“转弯”等等。原书中某些字词在用法上与今日之规范不符者，均以今日之规范为准，作了相应更正，如“发见”改作“发现”，“少微”改作“稍微”，“原故”改作“缘故”等等。部分地名和专用名词，也以今日之用法为准，如“西比利亚”改作“西伯利亚”，“阿衡”改作“阿訇”等。原书中对结构助词“地”、“得”、“的”的使用不统一，点校时也一律统一为今日之用法。另外，对二三不通的句子，也作了少许修改，使之通顺。对全书的修改，仅限于此，以最大限度地保持原书的面貌。

2. **注释。**在书中所加的注释，主要有三个方面：（1）人物。书中涉及的诸多人物中，有不少是当时的名人，如翁咏霓、刘慎谔、斯文·赫定等。点校时，对他们的生平均作了简述。（2）专业术语。作者杨钟健先生是地质学家，本书所记，又是地质考察，故书中多次用到地质学专用名词，如“新生代”、“三叠纪”、“震旦纪”等等。本次点校，也依据有关文献，作出相应的注释。（3）地名。对地名的注释，仅限于与今日地名不同者，如将“北平”加注为“北京”，“迪化”加注为“乌鲁木齐”，“绥来”加注为“玛纳斯”等。

目 次

翁序	(1)
自序	(3)
在黄土沟中——山陕旅话	(7)
(一)骡队	(7)
(二)在古火山口旁	(8)
(三)小石口之夜	(9)
(四)问路难	(9)
(五)分水岭上	(10)
(六)店中三怕	(11)
(七)冀家沟的雨	(11)
(八)黄河峡谷	(13)
(九)羊家湾	(15)
(十)羊家湾到府谷	(16)
(十一)府谷琐谈	(17)
(十二)化石的长城	(18)
(十三)神木古禽龙的足迹	(20)
(十四)在沙漠中	(22)
(十五)行路难	(23)
(十六)小北京	(24)
(十七)在黄土沟中	(26)
(十八)黄河渡口	(27)
(十九)旅店中的雨夜	(29)
(二十)在丛山中	(31)
(二十一)溯汾河而上	(32)
(二十二)太原的一瞥	(34)

满游追录	(36)
(一)引子	(36)
(二)葫芦岛	(36)
(三)到东戈壁	(38)
(四)二龙索口	(40)
(五)昂昂溪	(43)
(六)肇东的失望及归途	(45)
戈壁初恋记	(48)
(一)参加中亚考察团缘起	(48)
(二)到哈达庙	(48)
(三)骨化石的探寻	(51)
(四)向戈壁走去	(53)
(五)狼帐篷的生活	(55)
(六)归程	(60)
参加中法科学考察团漫记	(62)
起身前的纠纷	(62)
离情	(63)
“又是一回”	(64)
四里崩风雪	(64)
在泥泞中挣扎	(65)
“你伺候他们几年了？”	(67)
孔雀落之夜	(68)
吃不饱	(70)
大队西行	(71)
又到乌尼乌苏	(74)
向着荒凉的旷野走去	(75)
陷在深沟中	(79)
又在戈壁过生辰	(82)

狂风怒号中旅行	(86)
额济纳河畔	(90)
“就是土匪”	(92)
由天仓到酒泉	(94)
还是向西	(97)
绕过安西前进	(105)
到哈密之日	(109)
恐怖的哈密	(113)
冒险前进	(118)
炎热天气到“火州”	(124)
火坑中的烦闷	(127)
横穿天山	(132)
迪化之形形色色	(137)
白杨沟之游	(141)
迪化的烦闷及其他	(147)
与迪化作别	(153)
塔城闻见	(156)
十一天的去国	(161)
又回到北平	(166)
参加中法科学考察团的总感想	(168)
校印后记	(174)



翁 序

游记是一种很重要的文学，但是要成有价值的游记，必须备具若干的条件。必须游历之地具有特殊的意思，然后所记为不虚。又必须游历之人具有观察的知识与了解的能力，然后所记方有意义。一个普通游历的人，到了多人常到的地方，摇笔作文，铺张篇幅，说山便是壁立千仞，记事但知起居饮食，到处可用，无地能专，即使诗词满幅，文章美丽，亦是枉然。老式游记大抵如此。至于有专门学问的人，遇有远游机会，又往往只管研究他的专门范围以内很窄的问题，此外虽有特殊现象，重要事物，只为兴趣不属，遂致视而不见。那正如明察秋毫而不见舆薪，在专家固应原谅，按常理未免可惜。我们学地质学的人是最有游历机会的，背了一个布袋，拿了一把锤子，根究地下的富藏，追寻玄古的历史，这本是我们的本分。但是除了敲石头之外，对于所经地方的山川形式、人情物产，种种都有研究的价值，而且往往与我们的石头有关。如果专敲石头，一切不管，岂不辜负远游。从这种意力与了解力的强弱，很可以看得出人的能力与精神。现在专门家研究愈精，目标愈窄，所以一般的观察反而狭小。反不如前辈的学者，虽然有时候在专门研究上稍欠精密，但在一般观察上却往往提纲挈领，能见其大。在这一个观点上，我常想李希霍芬关于中国的著述，在小处看，我们固已有许多改正，但是在在大处看，真是我们的绝好模范。不但他的旅行日记和他的与上海商会通信，都是很好的游记，就是他的不朽著作《中国》一书，也可说是一种绝好游记类的文章。读他的书，好像亲到其地，不如平常地质报告的拘束割裂，枯索无味。他对于中国的历史、地理都有整个的了解，而且使这种了解与他的地形地质的观察能够融合为一，互相发明。其实专门、普通本来并无根本区别，只在乎人的观察能力如何。所以仅有专门学者能够注意到他的专门以外的东西，也



仅有普通游历家能发现很是专门的意义。例如徐霞客当然是一位旧式文人,但他的山形地势的记载,真能活画出当地的地质情形,而且他很明白地赶在近代地理地质家的前头,早已发现了扬子江的真源与云南火山石的成因。所以我常对我们的地质学的朋友讲,我们不妨在我们经常工作之外,利用远游的机会,做一些旁枝的观察与记录。我们不是要学安得思游蒙古的宣传,骑成吉思汗的白马去找三千万年前的恐龙。我们更不要学普舌瓦尔游中亚的粉饰,轻易加上动人听闻的名目,来张大他的前人已发现的发现。我们也不要学古伯察游西藏的记录,像做小说似的铺张。但我们很可以根据我们科学的观察,对于寻常事物试求进一步的了解,并且把这种观察与了解,明晰地、具体地写出来,唤起专门学者以外的一般社会的注意。杨克强先生平常是很赞成这种见解的。这次他因地质工作的机会,东北到兴安岭,北过戈壁,西到新疆,可称难得的壮游。同游的更有很高明的学者可以切磋讨论。现在他把他专门工作以外的材料写下来,题为《西北的剖面》,真是一种有趣味的试作。我不客气地称它是试作,因为科学的、有意义的游记,在中国文学中真还是不大多见。我个人的意见,以为专弄文辞的著作,或像起居注化的记载,虽然各有好处,但都不能算作真正的游记。我以为真正的游记,至少要使人读了能有身临其境的真切感想,或者更进一步,能对于其地得到一种提纲挈领的了解。要达到完全的成功,当然必须经若干的试作,而杨先生的试作,至少已有了一部分的成功。

翁文灏序

自序

我在学校时，即好留神观察所过地方和所处环境的情形，同好看戏一样，不过不是排演成一幕一幕的戏，而是未编的戏料罢了。因此有许多地方，当然不能幕幕都精彩，但也有一层好处，就是虽不精彩，却句句是真的，而无演义一类的东西夹杂在内。十八年[公元1929年]我把从去国到回国四五年间的游记、杂录等，汇集为册，题名《去国的悲哀》[去国，离开祖国]，初意是如此。今把回国以来，在各地所作几次大旅行的游记，也汇集一册，题名《西北的剖面》，其初意也是如此。

十七年[公元1928年]回国后，我的家庭，即遭了空前的巨变。在这一年中，除在周口店工作外，没有其他考察的旅行。虽然回家三次，也无心到这个上头。十八年四月葬父后回平[北平，今北京]，翁咏霓[即翁文灏。翁文灏(1889-1971)字咏霓，浙江鄞县人。]先生即嘱赴山西西部、陕西北部一带旅行。自出发至回平，约有三月。十九年四月，又奉命到东三省去，此行来回不及一月，所过地方虽不少，而大半在火车上，停留的地方也不多。由东三省回平后，又参加中美考察团，前往内蒙二连东一带。此行来去约两月，其大致情形恰与东三省相反，即在一地停留过长，而所跑地方不多。不过在蒙古旅行，此为第一次，所看的东西也不少，印象极深。最后一回大旅行，就是二十年夏天所作的，仍奉翁先生命参加中法科学考察团。此行由张家口起身，过百灵庙[今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额济纳河、酒泉、哈密、吐鲁番、迪化[今乌鲁木齐]。照原来计划，西经莎车以抵喀什，再仍坐爬车回平。但中法两方，自起身即闹纠纷，以致到新疆后，中央有令停止工作。于是我们在迪化与法方作别，取道昌吉、绥来[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玛纳斯市]、乌苏，到塔城，再由塔城入俄境，经阿牙古斯[即今哈萨克斯坦的阿亚古兹]，上火车过



斜米巴拉丁斯克[即今哈萨克斯坦的塞米巴拉金斯克]、新西伯利亚城,乘欧亚通车回平。这四次旅行,合计路程在两万里左右,足迹所经,占中国北方的大部,而大半又是边荒偏鄙的地方。

这本书取名叫《西北的剖面》。何以叫剖面呢?正同地质上的剖面,同一意义,用不着我多费解释。所不同的,地质上的剖面,只限于地层及其构造等,而我这剖面,几乎上自天时,下至地理,乃至人事沧桑、世态的炎凉等等,无一不乘兴会[兴趣]所至,都或深或浅地切割一下。

我预计的方法,只采《去国的悲哀》后半部的记述方法。我觉到那个方法,可以稍微免去记账式的日记的弊病,同时不把一件事情说得太冗长。每一段一段的内容,正同选择一块标本一样。其所叙述的,就是切面的内容,因此前后不必一定一贯。不过本书中四大篇,不是一个时候作成的,又有些是在旅途中随随便便记的,因此有许多地方,不能严格地绳以我所用的方法。这是我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结果,自然是一种失败,我自己常觉得。但既云剖面,客观的认识、判断,全在读者。再书中有许多地方,并未能把我想述的尽情托出。如中美科学考察团在外野地生活的许多有趣的事情,因篇幅与时间所限,未能详细记出。又如参加中法科学考察团的情形,若真一一记起来,比唐僧取经的《西游记》还要热闹还要长,比《官场现形记》[长篇小说。李定嘉作。写于1901年至1905年间。全书六十回,由许多独立成篇的短篇故事连缀而成。全面暴露和讽刺了晚清官场的黑暗和腐败]还要丑。正同地质一样,剖面亦时时有令人美中不足,不能把我们所期望的一一得到。

地质上的剖面,不一定全都是观察的客观的事实,有许多地方,观察的人,往往根据若干已知的材料,补若干未知的。有许多地方,不同作者可以有不同的见解,正因如此。我这《西北的剖面》也是如此。有许多地方,在我以为是如此如此的,或者竟不十分是那么回事。这是要读者自己小心,千万不要上了我的当。有许多地方,